秦岭文苑

2026 年 11 月 27 日　星期五　主编：赵命可

责编：秋川　美编：庞红梅　校对：梅莹　金苗

文化艺术网 / 数字报 www.whysw.org

A06

文化艺術報

云阳宫风云

○ 海未平

汉武帝刘彻对云阳宫情有独钟。有人统计，他一生巡幸云阳宫多达 75 次。虽然这座宫殿只是长安城北 300 里外的一座避暑行宫。

云阳宫，又称甘泉宫，坐落在今日陕西淳化县北部的凉武帝村，那里也是秦直道的起点。云阳宫本是秦朝修建的避暑别宫，名曰林光宫。公元前 141 年，16 岁的刘彻继位登基。次年，公元前 140 年，他就下令扩建云阳宫。又一年，公元前 139 年，汉武帝开始修建自己的陵寝——茂陵，这符合汉家天子继位次年预作寿陵的旧制。而茂陵与云阳宫，正好在一条南北轴线上。宫室在北，为生之所居，陵墓在南，为死之所归。从云阳宫到茂陵，那是他一生之路。

从西安到泾阳口镇，这里是冶峪河的出山口。沿冶峪河谷穿过北山，一路向上，就到了淳化县的原上。这里并非山区，而是黄土高原的南缘。

其实，它属于另一个地理单元。

打开中国地形图，把目光移向陕甘宁三省交界处。这片区域的西边是六盘山，东边是子午岭，南边是六盘山余脉陇山、千山、贡岭、永寿梁、九嵕山、仲山，北边是横山、白于山。这片被群山环抱的高地，便是黄土高原中部的“陇东塬区”，也是泾河流域的天下。古老、辽阔、平坦的黄土塬，久历风雨侵蚀，又被泾河及其大小支流所切割，形成了无数沟壑纵横的破碎地貌，塬面所剩无多。

淳化就处于这一地理单元的东南角。北边是子午岭，东边是爷台山，南边是嵯峨山、仲山，西边是泾河河谷。这是一个四围之地。黄土塬面相对完整，地势高，视野开阔，南去关中和长安也并不远，但海拔却达到了 1000 米以上，比关中平原高出近 500 米。夏季，从长安北上淳化，全身的潺热和晕涨，会被清凉和爽朗迎面拂去。云阳宫选址淳化，正是看中了这份形胜与高爽。

云阳宫建在子午岭的南麓。子午岭在这里是由北向南的缓坡，并不险峻，但却有依靠的厚重感。行宫东西长 1900 米左右，南北宽 900 米左右。现在宫室已经荡然无存，只留下两座夯土高台、几块石柱础和风雨剥蚀的石雕，还有田间地头散落的绳纹瓦片。站在夯土台上举目张望，大地南倾，山河尽收，给人一种高于尘世、俯瞰万物、满腔豪迈的掌控感。这不同于关中平原和长安。在那里，人是陷落在平地之中的，难有独对天地的超凡之感。这可能是汉武帝钟爱云阳宫的真正原因。

公元前 125 年之后，汉武帝频繁行幸云阳宫，在这里处理军国大事，祭祀“天帝”。云阳宫见证了他击败匈奴、设置河西四郡的丰功伟业，也见证了他抵达权力巅峰后的内心孤独。

权力和财富带来的并非幸福与快乐，恰恰相反，与他们同行的是贪婪、狂妄、自大和猜忌。而权力和财富所吸引的也并非美好的事物，而是谄媚、算计、觊觎、阴谋、倾轧与背叛。经历太多政治斗争的汉武帝，在晚年的时候，陷入了多疑和猜忌的深渊。他不再相信任何人，甚至包括自己的骨肉至亲。

公元前 91 年，汉武帝又一次来到云阳宫养病。年老的帝王常常失眠多梦，恍惚间他看见无数木人持杖击打自己，从此心神不宁。猜忌如同藤蔓，在他心底盘根错节。

云阳宫，又称甘泉宫，坐落在今日陕西淳化县北部的凉武帝村，那里也是秦直道的起点。云阳宫本是秦朝修建的避暑别宫，名曰林光宫。

身居云阳宫的汉武帝，让京城出现了“权力真空”，加之信息传递不畅，长安城里各种力量蠢蠢欲动。

丞相公孙贺之子公孙敬犯罪下狱，公孙贺为救儿子，抓捕通缉犯游侠朱安世，想要以此赎罪。谁承想，朱安世在狱中上书，反告公孙敬私通阳石公主、公孙贺家族暗中埋木偶诅咒天子。公孙贺之妻卫君孺是卫皇后的姐姐，公孙贺因此受宠。但盛怒之下的汉武帝，下令穷治此案，公孙贺全族被诛，阳石公主和诸邑公主、卫青之子卫伉接连受戮，卫氏外戚势力遭到沉重打击。

杀戮的闸门一旦打开，魔鬼便被悉数放出。专司纠察贵戚的江充从中窥见可乘之机。他既看透武帝忌惮巫蛊的心病，也看清卫氏势力已经倾颓，而武帝远在云阳宫，更是千载难逢的时机。江充一直与太子刘据不和，他担心汉武帝驾崩之后，太子即位会诛杀自己，于是便抓住武帝畏惧巫蛊的心理，上书说天子的病痛，根源就在宫中的巫蛊邪气。汉武帝信以为真，命江充作为专使，彻查巫蛊之狱。

江充带着胡人巫师，在皇宫各处掘地寻找木偶，严刑拷打，大肆株连，数万人被杀，长安城里人人自危。江充最终把矛头指向东宫，假意掘出诅咒皇帝的木偶，构陷太子。

太子刘据打算奔赴云阳宫，当面向父亲辩白冤屈。但江充步步紧逼，外戚卫氏势力已经被清理，刘据并无力量可依靠，进退失据之间，听从少傅石德的劝告，不愿重蹈秦朝公子扶苏的覆辙，果断起兵，假传天子诏令捕杀江充。长安城内，太子的卫队与丞相刘屈牦的军队展开血战。远在云阳宫的汉武帝，听到太子谋反的消息，狂怒难抑，下诏调集兵马，命丞相全力平叛。父子二人，被山川阻隔，被谗言离间，再无沟通的余地。太子兵败出逃，皇后卫子夫绝望自尽。不久，太子刘据在湖县（今河南灵宝豫灵镇境内）遭到官吏围捕，自缢身亡，两个皇孙一同遇害。这便是西汉历史上的巫蛊之祸，一场骨肉相残的宫廷悲剧。

大乱过后，真相慢慢浮出水面，汉武帝终于醒悟，心中悔恨万分。他修建思子宫，在湖县筑起归来望思之台，悼念冤死的儿子。可大错已经铸成，大汉王朝失去了合格的储君。朝堂之上，宗室诸王各怀心思。燕王刘旦上书，请求入京宿卫，意在谋求太子之位，被汉武帝断然拒绝，斩杀来使。余下的皇子，或品行荒唐，或早早夭亡，能够托付天下的，只剩下年幼的钩弋夫人之子刘弗陵。

钩弋夫人深得晚年刘彻的宠爱，刘弗陵聪慧早熟，汉武帝心中属意，要立其为储。可当年吕后专权的阴影盘桓在他的心头。刘弗陵年幼，钩弋夫人正值盛年。一旦幼主临朝，母后手握大权，就会重演当年吕后专权乱汉的旧事。公元前 88 年，汉武帝再次驾临云阳宫。

一日，武帝寻了一件微不足道的过失，当众严厉斥责钩弋夫人。钩弋夫人慌忙摘下头上簪珥首饰，伏地叩头，连连谢罪。她不曾料到，往日万般恩宠，此刻已经荡然无存。汉武帝面色冷硬，命侍卫把她拖拽出去，关押宫中暴室。被拉扯向外走的时候，钩弋夫人频频回头，泪眼婆娑，满眼都是哀求和不解。汉武帝只冷冷丢下一句：“趣行，女不得活！”（你快走，你不能活下来！）

数日之后，钩弋夫人死于云阳宫。史书之中，有的记载为赐死，有的隐晦写作“以忧死”，为帝王避讳。可事情的真相无比清晰，为了杜绝母后专权，汉武帝处死了自己宠爱的妃嫔。消息传开，朝野上下议论纷纷，很多人无法理解帝王的决断。有人询问武帝，既然打算立刘弗陵为太子，却为何非要诛杀他的母亲。汉武帝说道：“是非儿曹愚人所知也。往古国家所以乱也，由主少母壮也。女主独居骄蹇，淫乱自恣，莫能禁也。汝不闻吕后邪！”

在帝王的政治权衡面前，情爱与母子亲情，全部退居其次。处死钩弋夫人之后，汉武帝命人画出一幅《周公辅成王图》，赐给霍光，向群臣昭示，要托付霍光辅佐幼主。云阳宫内，一场杀戮，敲定了大汉未来的权力格局。

钩弋夫人死后，安葬在云阳宫东南十公里处，这便是后世的云陵。等到刘弗陵即位，是为汉昭帝，追尊生母为皇太后，大规模重修陵寝，迁徙百姓守护陵园，云陵县就此设立。

云阳宫的故事，并没有随着汉武帝离世就此落幕。汉昭帝、汉宣帝依旧常常到此郊祀泰畤，接见匈奴与四方宾客。汉宣帝时期，匈奴呼韩邪单于前来朝汉，汉王朝的声威重振，甘泉山上，再一次响起万国来朝的礼乐。只是，经历过巫蛊之祸、钩弋夫人之死，这座宫殿的底色，早已染上洗不去的悲凉。

岁月流转，西汉王朝落幕，云阳宫渐渐荒废。到了南北朝，北周武帝宇文邕也曾数次来到这里避暑休养，后来他北伐突厥，身染重病，崩殂于云阳宫中，一代雄主的宏图大业，在此戛然而止。隋唐之后，宫殿彻底废弃，宏大的殿宇楼台，一点点被风雨剥蚀，只剩下一座座高大的夯土台基，散落在田野之中。

千年之后，站在云阳宫的遗址之上，当年的宫殿已经成了稼穑遍野的田畴，通天台下的荞麦花开得正盛，玉米碧绿如海，一切都好像未曾发生过。只有风过时，仿佛还能听见千年前的叹息。不知道葬在百里之外茂陵里的汉武帝，是否还在遥望着这座他所钟爱的行宫？

终南一树秋

○ 任静

在西安落脚将近三十年，大半日子耗在细碎俗事里，迟至今日，才踏足秦岭山脚的古观音禅寺，赴这一场和千年银杏的秋日之约。

久居长安，看惯了城市的车水马龙与四季轮转，总以为周遭的山水古刹早已熟稔于心，却不知这座隐匿在终南山麓的古寺，竟藏着盛唐遗留的璀璨烂漫与厚重气韵。古观音禅寺始建于唐贞观二年，悠悠一千四百余载，晨钟暮鼓声韵相续，从未断绝。世人皆知长安的盛唐风骨藏于城墙殿宇、亭台楼阁，却少有人知，最鲜活、最绵长的唐韵，就静静扎根在这座深山古寺、一树璀璨夺目的黄叶之中。

想要一睹古银杏的全貌，必须先穿过浸月亭下的砖石隧洞。青灰石穹门内，络绎不绝的游人排队向内缓步移动。隧洞两壁嵌着十二生肖铜铸像，神态生动古朴，惟妙惟肖；一个生肖对应一盏明灯，辰龙灯、巳蛇灯、午马灯、未羊灯……十二盏灯寓意了十二时辰的流转。光影在石壁上摇摇晃晃，人间生辰、流年起落，都收在这一方幽洞里面。有不少游客在自己的生肖面前展颜合影，快门按下的瞬间，隧洞的光影刚好落在肩头，像是把属于自己的那个时辰，轻轻揣进了怀里。



豆包 AI 生成图

穿过幽暗的隧道，豁然与一树金黄相逢。

满树鎏金，铺展在明净的天光下，树冠舒展从容，像一位身着金袍的老者，袖摆一拂，半座秦岭的秋光都被它轻轻拢在怀里。那满幅的锦袍，披着千年的晨露与落霞，仿佛一千四百多年的尘嚣都被它挡在树冠之外，只剩满树华彩光影，安安静静落下来。

相传这株参天银杏，是唐太宗李世民亲手栽植。千年前的盛唐春光里，帝王亲民，植木祈安，愿山河无恙、人世清宁。千年岁月更迭，王朝兴替，古观音寺殿宇几经修缮，唯有这棵古树，扎根沃土，沐终南清风，历四时寒暑，岁岁枯荣，生生不息。它像一位沉默的时光行者，揽尽长安风月，见证代代人间烟火。

金秋的山风缓缓穿过禅寺的飞檐古瓦，拂过苍劲枝干。一千四百多年，它静静伫立在这里，阅尽长安的朝暮，静听观音古寺的幽幽梵音。风来的时候，扇形的细碎黄叶，悠悠荡荡，从容飘落，一片又一片，落在斑驳青砖之上，落在游人肩头，融进古寺亘古绵长的光阴里。

我举着镜头，慢慢取景，细细定格这深秋盛景。不愿匆匆离去，只想把这满树金黄、满院秋意好好收藏。在这座城市生活近三十年，日日为生计奔波，常常想着来日方长，忙着追赶生活，反倒忽略了近在身侧、沉淀千年的岁月静好。我们总一心奔赴远方风景，却常常辜负近处的山河，看不见这片土地藏着的、跨越千年的余韵。

方才隧洞里的十二生肖，说的是人间时序轮回；眼前古树叶落又新生，是天地恒常的节律。伫立古银杏树下静静凝望，心底渐渐滋生出一份安宁的静气。千年之前，古人植一树以寄心安；千年之后，我们穿过幽隧，借着一树秋光，安放满心尘烦。人的一生不过短短数十载，奔波劳碌、得失起伏本是寻常。那些反复纠结的琐事、难以释怀的疲惫，放在一千四百年的时光长河里，不过一瞬尘埃，渺若微末。

银杏树又叫公孙树，生长缓慢，沉静自持，要经漫长时光沉淀方能成材，一旦扎根，便可伫立千年、坚韧如初。它恰如世事，最动人的，从来不是刹那绚烂耀眼，而是时光沉淀之后的那份笃定从容。古树无言，年年以满树金黄示人，似乎在默默启示每一位慕名前来的游客：万物自有生长节奏，慢下来，方能看得见风景；静下来，才能安放漂泊的灵魂。

叶落无声，岁月缓慢，古寺清幽，连风都在此处不自觉地放轻了脚步。秋意绵长，恍惚顺着银杏叶的纹路纵横至我们眼前。原来世间最踏实的安宁，从来不是攒够假期去打卡的远方，也不是刻意翻遍攻略寻觅的避世秘境，而是兜兜转转三十年光阴，穿过浸月亭下那道幽暗阴凉的砖石隧洞，指尖抚过十二盏生肖灯旁磨得发润的石壁，赴一场早就等候在这里的旧约。无需刻意寻找清净规避尘世喧嚣，倚一树千年秋光，满树雍容黄叶静静披落肩头，掬一抔漫天泼洒下来的秋凉，便拥有了独属于自己的片刻清秋。

墨耘·曾广闲文专栏

郑钦文之凤凰涅槃（2）

○ 墨耘

“我的巅峰期还在后面”

在 2026 美网女单第四轮比赛中，郑钦文首盘克服 0 比 5 落后局面，连胜 7 局完成大逆转，随后她在接受采访时说：“以前大家都说 2024 年是我的巅峰期，我一直都觉得 2024 年我还没有到达一个巅峰期，事业就被受伤打断了，我觉得我的巅峰期还在后面。”在这之前的一场比赛中，郑钦文在决胜盘 0 比 5 的绝境里连赢七局翻盘，自 1877 年首届温网至今 149 年的大满贯历史上，单盘 0 比 5 落后逆转总共只发生过 15 次，而郑钦文是首位在连续两场比赛中都完成此壮举的球员，概率低至千万分之一。面对这种极小概率事件，她只淡淡说了一句：“翻盘不是靠运气。”

竞技体育最伤人的标签，便是“巅峰已过”。2024 年惊艳崛起，但 2025 温网后肘伤手术，中网仓促复出再伤，2026 法网、温网一轮游，世界排名一度跌到百名开外，让外界认为 2024 年是郑钦文的竞技水平顶点。这种依托过往履历、短期状态形成的定论，是世俗认知里的固有印象，刻板且片面，困住了无数深陷低谷的运动员。

但郑钦文始终清醒且坚定：“我的巅峰期还在后面。”这句话，是她对静态认知的彻底推翻，也是贝叶斯成长思维的起点。贝叶斯原理告诉我们，过往数据只是认知的基础，而非结局的定论。真正的成长，从不被先验经验束缚，永远保留爬坡升级的可能。身处康复蛰伏期，郑钦文没有沉溺昔日荣光，也没有深陷低谷自身内耗，而是坦然接纳暂时的不足，把每一次伤病恢复、每一次技术打磨、每一次复盘训练，都当作更新自我认知的全新证据。她说“不负每一天，不负每一场，不负每一练”，不认可天赋封顶的定论，始终相信自己拥有向上突破的空间，真正的巅峰，永远在前路。这样的逆转，这样的赛后感言，比任何励志剧本都生动。